

影响毕摩传承的主要因素

杨仕荣（云南曲靖）

毕摩是彝族文化的活化石，彝族的神话传说、祭祀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等等方面，都鲜活地保存在毕摩的脑海、口语相传中，他们在彝族群众中具有“师者”的地位和风范，担负着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重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毕摩是对彝族群众中有文化、懂天文、知地理的人士的尊称，同时，毕摩又是一项从事主持祭祀、祈福等活动的专门职业。

随着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，各种现代生活方式不断渗入彝族群众生活之中，多元文化共同作用于彝族群众的生产生活，彝族群众对生活、生存、幸福的理念和理解发生了转变，毕摩的作用范围逐渐缩小，毕摩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，一般指彝族文

化的继承、传播者和祭祀文化的实施者。不仅如此，连毕摩本身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就笔者的浅见，其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，丰富了彝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内容，削弱了毕摩在彝族群众文化生活中传统的主导地位。

在改革开放过程中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不断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政策、经费的支持，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，极大地改善了彝族群众生产生活状况。水、电、路及信息的畅通，打破了彝族山区相对封闭、落后的生活环境，缩小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，一些现代的影、视、听、唱设备逐渐进入彝族群众家中，并渐渐被彝族群众接纳和运用，基本满足了彝族群众茶余饭后、婚丧嫁娶、节庆活动的文化娱乐需求。

新的娱乐方式，为彝族群众更新了新的文化生活内容，彝族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理趋向新潮的、现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形式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一向在彝族群众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毕摩开始受到影响，除了祭祀中必不可少的环节，必须由毕摩主持完成，其他，大多都被现代文化方式所取代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，大多数彝族群众的态度是，对传统的毕摩文化默认，对现代文化生活方式乐于接受。

二、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，使一些彝族古籍、口头神话、祭祀礼仪等得到整理、翻译、编辑出版，人们可通过阅读学习了解，淡化了对毕摩文化的神秘感。

过去，由于彝族地区文化比较落后，彝族群众中能识文断字的人少之又少，能读通彝文古籍、传承彝文典籍、通晓彝族巫术、主持祭祀活动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唯独毕摩具备这些能力，拥有这样的本领，他们是彝族地区当之无愧的文化人，他们是彝族群众心目中重要而又神秘的人物，彝族群众对他们敬重、崇拜有加。

社会的进步，教育的普及，提高了彝族地区的文明程度，彝族群众中懂文化的人越来越多，认知范围和视野渐渐扩大，对包括毕摩文化在内的很多民族神秘文化，有了一个相对科学、客观的认识与评价。加之，上级文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日益重视，很多彝族古籍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和发掘，并不断被翻译、整理、出版发行，成了普通读者都能读懂的通俗读物。彝族古籍的翻译出版，还有一些人文电视节目的解读，使很多彝族群众了解了过去只有毕摩能懂的文化，消除了对毕摩的神秘感，对毕摩的崇拜也变成了尊重，尊重他们的知识，尊重他们对彝族传统文化的那份觉悟和责任。

三、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，彝族地区一些繁琐的风俗礼节

被简化，毕摩现场传承民俗文化的舞台越来越小。

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推进，改变了彝族地区的面貌，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，提高了彝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，促进了彝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。通过宣传、培训、具体实践，使彝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，村村寨寨，带头移风易俗，很多传统的婚丧嫁娶、节庆祭祀等活动中的礼节，开始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，能省的省，能简的简。新农村新气象，穿新鞋走新路。繁文缛节少了，聚众喝酒、谈古论今的少了，大家用省出的时间搞生产，抓经济，促发展，在“喜新不恋旧”的意识状态中，各自向着幸福美好的方向出发。如此一来，需要毕摩做的礼仪活动少了，毕摩的舞台变得越来越小。

四、社会经济的转型，思想观念的转变，毕摩个人收入的不稳定，使毕摩的传承出现了危机。

毕摩不是公职人员，具有稳定的个人收入。毕摩只是彝族地区的民间文化人士，长期以来，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来源，主要依靠为集体及私人办一些祭祀、民俗礼仪、说唱展演等活动，获得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。在生产生活较为落后的历史条件下，毕摩人才极为稀缺，有的彝族聚居地区，十几个村有一个毕摩；彝族散居地区，数十个村才有一个毕摩。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，为毕摩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

的空间，他们可以专心从事“主业”，无须为自己及家人的衣食担忧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社会的转型，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，毕摩在彝族地区传统活动中的必需性、唯一性，变为了多向性、可选性，一些稍大的集体祭祀活动也变成公益活动，毕摩的个人收入日益减少，影响了毕摩个人及家人的生活。有的毕摩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不转向从事其他劳动，“毕摩”成了他们业余的爱好，毕摩及彝族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了危机。

毕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彝族文化的载体，毕摩是彝族民间“学者”，毕摩的存在是历史的需要，也是现实的需要，更是彝族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客观需要，它的文化价值远远高于实用价值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没有了民族的特质，怎么走向世界、走向未来？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的新时代，我们更要吸收、借鉴各民族的优秀文化，正确处理社会转型期的矛盾，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，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，把世界的和民族的结合起来，让毕摩传承下去，让彝族文化传承下去，让“世界的”也变成我们民族的，助推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。

